

说友道

窗口之光

文人未必相轻

为乏味的客人辩护

谢师恩

学校和我

回忆爱因斯坦先生

恩师

严师

回忆康拉德

两个形影不离的朋友

旧时相识

素昧平生的友人

三个影子

咱们去洛普申加

初次结识

我的朋友彼得

访花袋君

# 素昧平生 的友人

谢大光◎主编

外国经典散文名家名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014035348

116  
251

## 平生的友人

外国经典散文名家名译

谢大光◎主编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北航

C1715270

I16

##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素昧平生的友人 / 谢大光主编. -- 天津 :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4.1  
(外国经典散文名家名译)  
ISBN 978-7-5306-6399-8

I. ①素… II. ①谢… III. ①散文集—世界 IV.  
①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02117 号

选题策划:李家文

装帧设计:刁子勇

责任编辑:李家文

责任校对:张亚丽

---

出版人:李华敏

出版发行: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hpubl.com.cn>

印刷:唐山天意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字数: 152 千字 插页: 3

印张: 10

版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3.00 元

---

# 目录

- 1 说友谊 [英国] 培根  
14 友谊 [美国] 爱默生  
34 窗口之光 [俄罗斯] 邦达列夫  
38 文人未必相轻 [美国] 班伯  
50 为乏味的客人辩护 [英国] 普里斯特利  
56 把我从朋友那里  
    解救出来吧 [印度] 艾尔德拉姆  
65 记舍伍德·安德森 [美国] 福克纳  
75 良师雷蒙·卡弗 [美国] 杰伊·麦克英尔奈  
86 会见乔伊斯 [加拿大] 莫利·卡拉汉  
95 谢师恩 [日本] 堀口大学  
99 学校和我 [日本] 川端康成  
103 回忆爱因斯坦先生 [日本] 汤川秀树  
106 老师 [日本] 东山魁夷  
111 恩师 [日本] 新藤兼人  
114 严师 [日本] 芥川比吕志  
118 回忆康拉德 [英国] 高尔斯华绥  
137 亨利·贝尔 [法国] 梅里美

- 159 居斯塔夫·福楼拜 [法国] 莫泊桑  
170 深夜访客:马塞尔·普鲁斯特 [法国] 莫朗  
186 两个形影不离的朋友 [法国] 博瓦尔  
190 旧时相识 [俄罗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  
200 素昧平生的友人 [俄罗斯] 蒲宁  
214 三个影子 [俄罗斯] 帕斯捷尔纳克  
226 插在纽孔中的一朵小玫瑰花 [俄罗斯] 巴乌斯托夫斯基  
239 咱们去洛普申加 [俄罗斯] 卡扎科夫  
261 初次结识 [德国] 歌德  
267 我的朋友彼得 [瑞士] 黑塞  
276 访花袋君 [日本] 岛崎藤村  
279 星离去 [日本] 东山魁夷  
295 有历史意义的房舍 [美国] 梅纽因  
298 拳击比赛 [加拿大] 莫利·卡拉汉  
312 影子 [智利] 何塞·多诺索

# 说友谊

[英国]培根

能把如此其多的道理甚至无道理以如此其少的语言表达出来,比如像下面这句话那样,也真算是够难为说这句话的人了。这话便是,凡是一个会以孤独为乐的人,则此人必然非兽即仙。<sup>①</sup>原因是,说一个人,不管是谁,竟然会对社会生活天生厌恶,求隐趋避,此人定是兽性不少,这话实在讲得大有道理;但如若因此便说他颇有几分像神,那又会讲得太无道理;除非是所说之人不是由于对孤独之喜与不喜,而是因为另有其一番追求,以期能够专心致志于更高尚的事业。而此种高士,不拘出于人们之虚构抑或想象,则确曾在一些异教

<sup>①</sup>这句话的意思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第1章第1节,但所引之具体词语并不很确切。

人中偶尔见之，比如坎底亚之埃庇曼尼底斯<sup>❶</sup>罗马之努玛<sup>❷</sup>、西西里之恩庇道克里斯<sup>❸</sup>，以及戴亚娜之阿波龙尼乌斯<sup>❹</sup>等；至于在古代的隐士与教会之长老中则更是不乏其例。不过问题在于人们对何为孤独，乃至孤独之能至于何极，其实了解甚少。因为一个人群并非即是伴侣；许多面孔也无非是画面上的若干图像；而人与人的谈话，如其中并没有爱，也不过仿佛铙钹的空响而已。有句拉丁格言稍能表达此意：Magna civitas, magna solitudo.<sup>❺</sup>（一座巨大城镇乃是一片巨大荒原。）所以会如此说是因为身居巨大都市之中，一个人的友人大都居住得比较分散，因而在多数情况下，人们很难享有到那种朝夕相处的亲切快乐。但孤独之意义远不止此，而我们不妨进一步指出，一个人没有真正的朋友那才是真真不假的可怕孤独；没有朋友，整个世界只不过是一片荒野。而孤独这事的意义也正是这样，因而谁如果在天性在情感上不适于与人结成亲密友谊，则此人之性情与其说是人性，不如说是兽性。

❶即Epimenides the Candian, Candian为Candia之形容词，代表那个地方的人(这种表达法以下几个例子相同)，而Candia则为克里特(Crete)之旧称。Epimenides为公元前六世纪希腊哲人与诗人，据说他年轻时曾在一岩穴中睡着，从此在那里一睡五十七年。

❷即Numa the Roman，罗马第二任皇帝。据说他做皇帝期间不时地遁入一岩穴中以受教于一位名叫伊吉利亚的女水仙(NymphEgeria)。

❸即Empedocles the Sicilian(B.C.490?—B.C.430?)，希腊哲学家、政治家。他提出过火、气、水、土为组成世界的四元素。据传说，他曾跃进埃特纳火山口，原因是他想使人认为，这样的消失大有“仙逝”的味道，从而被人敬奉为神。

❹即Apollonius of Tyana。

❺语见古希腊一本佚名作者的《格言集》(Adagia)506页。

友谊的最重要的果实即在它能使一个人心中之郁结块垒得到平和与宣泄，而人既具有七情六欲，这种情况便概所难免。我们知道血脉不畅、胸腹发闷往往对人的躯体最为有害，人心灵上的不适也与此无大差异。躯体上的疾病发生时，我们往往采取多种方法以调治之，例如食菝葜以舒肝，饮铁剂以通脾，服硫华以护肺，嗅海狸香以健脑；但论到心病之疗治，则离开一位忠诚之友人，则其事且莫办；因为只有对他你才能将你心中的种种忧伤痛苦、喜怒疑虑、顾忌希望、想法意见，乃至一切久积心底抑郁难申的东西倾而出之，一吐为快，其效验之独特，实亦不亚于一番忏悔或获赦。

一件令人惊奇的事即是，我们常常看到一些伟大君王对上述的友谊之果竟然给予那么高的重视，以致为此目的每每置其自身之安危与尊严于不顾。君王之所处地位既与其臣仆距离过远，这种友谊之果本是他们享不到的；如必欲享之，则唯有一法，即将彼原属卑微之身份提拔至堪与其为伍甚即近乎侪辈之地位，而这样一来，所造成之种种不便，自亦不难想见。近世一些语言对这种人的通常叫法多为近臣或宠臣之类，仿佛这不过是出之于在上者的一种降尊做法或俯就之道。但罗马语中的这个名称则更准确地道出了这个问题的用途与实质，即名之为Participes curarum(分忧人)，这个才是这种维系的真正原因。在这点上不仅一些优柔寡断或者多情重义的君王曾是这样，就连不少素以睿智或权变著闻的明君英主也常

难免乎此；这些帝王每每将个别臣下拉到他们自己身边，然后不仅以友人一词彼此相称，甚至公开令其他人也对他们作如此叫法，于是普通交往中的这一称谓竟也用之于君臣之间。

历史上苏拉统治罗马<sup>❶</sup>时，即曾将庞培(故庞培从此而被冠以伟大这一头衔)擢升至这一荣耀之高度，以致庞培后来便自诩过苏拉尚且不是他的对手。这话也并非无据。原因是，庞培曾支持其一名友人竞选执政官之位，而苏拉亦支持另一人，但苏拉支持之人却败于庞培支持之人，以故苏拉自然对庞培大为不满，致形诸言词，但庞培却寸步不让，竟以一言而使苏拉语塞，其言为，人们只崇拜朝阳而不崇拜落日<sup>❷</sup>。裘利斯·恺撒临朝之时，曾获此帝友之称的德西穆斯·布鲁图斯<sup>❸</sup>亦曾做到使其姓名在恺撒遗嘱中继承人的排名上仅次于恺撒之侄孙<sup>❹</sup>，其名位之显赫亦可概见。而此人实亦即大有足以导致其死亡之实力<sup>❺</sup>。而此说也有根据。一次恺撒竟因了某道不吉之占卜，尤其是因了其妻子卡尔波耳尼娅之不祥夜梦，

❶ 苏拉虽尚未称帝，但其权势之大已完全同于帝王，故这里培根将他放在帝王部分来谈论。至于庞培，则为当时(公元前一世纪时)罗马的著名将军与政客。

❷ 当然是带隐语味道的话，其意虽不甚明确，但显系以朝阳与落日在暗示不仅他二人所推举之人，而且也未尝不是在影射他自己(庞培)与苏拉。

❸ 即曾在恺撒手下一直任军官的狄西摩斯·布鲁图斯(既非其他几名也叫狄西摩斯的布鲁图斯，也非后来直接刺死恺撒的马克·布鲁图斯)。

❹ 即屋大维。

❺ 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后来狄西摩斯·布鲁图斯也确曾是颠覆恺撒政权甚至杀害他的重要参与者。

而公然宣布欲解散元老院时，正是这位布公竟胆敢将恺撒从其帝座上轻轻拉至一旁，对恺撒耳语道，希望他能撤回这项解散成命，因为不久帝后定将梦见佳兆。事实上此人受宠的程度确可谓无以复加。安东尼在其一封信中(按此信曾被西塞罗于其《斥安东尼》的演说中一字不差地引用过)即曾称这位布公为*venefica(巫师)*，意即恺撒随其魔杖转也。奥古斯都时代也曾有此情形：奥亦曾将一名唤阿格里帕<sup>❶</sup>的人(此人实则出身寒微)抬高到过同样之高度，这点以下一事可资证明。某次，大帝曾就其女朱莉亚之择夫事商之于麦西拿<sup>❷</sup>，麦之回禀竟然是，或者将此女嫁与阿格里帕，或者赐死阿格里帕，舍此再无第三种办法。陛下已使阿格里帕权势过高。提比乌斯<sup>❸</sup>之时，塞吉努斯<sup>❹</sup>亦达到过同样高度，不但他们君臣二人彼此以朋友相称，他人视之亦复如此。提比乌斯在给塞吉努斯的一封信中便有过这样的话，*haec pro amicitia nostra non occultavi*，(念孤与卿之情愫，平日事固罔不对卿言，)而整个元老院也因此而恭筑友谊圣坛一座，有类敬神一般，以志此伟

❶ 即Marcus Agrippa，公元前63年生，罗马将军与政治家，出身寒微，但才能卓越，甚为屋大维所倚重，历任重要官职，屋之一切重要决策，他无不予闻，甚至即出其手。

❷ 即Gaius Maecenas，公元前一世纪罗马政治家与文学赞助人，屋大维之宠臣。

❸ 即Tiberius claudius Nero，一般却只称Tiberius(而非尼禄皇帝，罗马皇帝，在位期14—37)。

❹ 即Sejanus，上注中提比乌斯的宠臣，近卫军统领。他多年来一直将这个皇帝控制其手中，屡谋篡位，后谋泄，被处死。

大之友谊。较此尤为卓著者则当属塞帕提米乌斯·塞凡鲁斯皇帝❶与普劳提安乌斯❷之间的友情。这位皇帝曾强迫其长子非娶普劳安提乌斯之女不可；甚至对普劳安提乌斯冒犯皇子之行为亦常为其袒护；并于一封致元老院之书信中有过如下语言：孤对此人眷爱极深，故甚愿其寿数尤逾于朕躬。如若上述君王于德行一端个个都堪匹配特拉金❸或马可·奥瑞里乌斯❹，那么人们读至此处完全可能会认为，这类至情之语言实乃出之于一副丰厚之纯良天性，然而实际情形又是如何呢？他们论精明，无人能及，论权力，无人能比，一副心灵对他人既严酷之极，一腔怜爱也仅限于他们自己，而且个个如此，鲜有例外。因而此事之正确解释只可能是，他们终于发现他们自己的幸福（虽则就尘世下土而言已属登峰造极），仍然尚缺少半份，因而除非能从一名友人那里寻回那另一半，他们

❶即Septimus Severus，罗马皇帝（在位期193—211），也属于由地方军统帅而拥兵自立的皇帝。

❷即Plautianus，塞凡鲁斯皇帝之侍卫长。他个人行为极不检束，且处处好以皇帝之代表身份与口吻出现。因而招怨极大。文中所提的婚事最后导致了他的覆灭。群臣闻知此议婚事，大恐，不仅强烈反对，而且尽发其恶。帝无奈，赐之死。

❸即Trajan，罗马皇帝（在位期98—117），被认为西方古代最杰出的一位君主。他虽然也是最好兴兵黩武的人，但对罗马民众的利益却较关怀，在这点上是罗马历史上几乎仅见的一位“仁君”，另外个人生活也极简朴。

❹即Marcus Aurelius，罗马皇帝（在位期161—180）。受其师傅影响，自幼崇奉希腊斯多葛派哲学，个人生活自奉亦节。他虽同特拉金皇帝一样，一生也东征西讨不断，但大体上说还算罗马历史上较仁德的皇帝。所著《默想录》（*Meditations*）极有名。顺便提一句，我国《后汉书》中所称的“大秦王安敦”指的便正是他。

的快乐便不完全。其实他们的福分迥非一般凡人所能向往，他们是后妃嫔嫱、公子王孙、皇亲国戚、舅姑甥侄样样不缺，只是所有这一切似仍不足以填补友谊之空缺。

我们不应忘记科米尼<sup>❶</sup>对其第一位主子，亦即勇毅之查理公爵<sup>❷</sup>所作的那个评语，即这位公爵平生从不愿将自己之隐秘，尤其是最使其内心不安之隐秘，诉说与任何人听，正唯如此，他继续评道，到了晚年，这种郁积烦闷终于毁了他的心灵，甚至使他失去理智。显然科米尼的上述评论，如若他肯这么去写的话，用到他那第二个主子亦即路易第十一<sup>❸</sup>的身上也会完全恰当，这第二个主子的缄默沉闷也同样戕害了他。毕达格拉斯<sup>❹</sup>的一句格言诚然隐晦之甚，但却也再真实不过，那即是，Corne edito(勿食心脏)。的确，说句刻薄一些的话，那些从来便缺乏朋友可以一倾其肺腑的人实即那种自食其心脏的吃人生番。不过有一件事确可称为神奇至极(而走笔至此，友谊之果的第一要义亦即将告一段落)，这即是，向友人倾诉衷曲这事每每能产生两种性质相反的奇妙效验，也即是说既能使一个人其乐倍增，也能使其苦减半。原因为，凡能将他的快乐说与他友人的人，其快乐无不变得更多，而能将痛苦倾诉于其友人的

❶即Comineus，亦称Philip de Commines，生于1446年，法国历史学家。

❷即Charles the Hardy，法国伯根底公爵(Duke Charles the Bold of Burgundy, 1433—1477)。他长期与法王路易第十一矛盾冲突不休。

❸法国国王，在位期1461—1483。

❹即Pythagoras(前582—前500)，希腊哲学家，曾遍游东方各国，年四十，去意大利南部授徒，教数学、天文、哲学、音乐诸科。其学说以数为宇宙之本质。

人，其痛苦也必有所减弱。因此之故，这种效验实亦即对心灵之效验，其作用与历来炼金术士所宣称之点金石对人体之作用并无二致；不错这效验每每多种多样，殊非一端，但于人之裨益、之惠泽则一。即使撇开这类术士之奇技不说，仅仅日常生活当中也常能见到这种现象。正如在躯体方面，事物之结合每每能一方面增强涵育任何自然之行动，而另一方面削弱减低许多外来之冲击，同理人之心灵亦然。

友谊之果的第二桩是它对人的心智的培养具有奇效，正如那第一果实之于人的情感那样。在情感方面友谊往往能在狂风暴雨之中给人带来美好天气，同样在心智方面友谊也能往黑暗混乱里面射入灿烂阳光。这种情形不仅限于良言忠告一端，那种一个人可以得之于其友人的规劝勖勉；其实在得到这些良言忠告之前，一个其头脑中便有着许多思想的人必将觉得，他的一番聪明悟性，在与另一个人的交谈之中，即已渐渐变得明晰起来，开展起来；他开始将自己的思想调遣得更加轻松，把它们安排得更有条理；他逐渐看清，一旦这些事物被形成词语之后，它们会呈现出怎样的一副情景；他会终于发现，他比原来的他更为聪明，一小时的畅谈快晤远胜于一整天的苦思冥想。这种情形在狄米托克里斯<sup>❶</sup>说与波斯王

❶ 即Themistocles(前528？—前460？)，雅典军人与政治家，曾大胜波斯王薛西斯于塞拉米斯湾；在政绩上也极卓著，但因蛮横骄纵，被放逐。遂改投波斯朝廷，备受重用，后病死于波斯。以上的引语见普鲁塔克《名人传》中他的部分。

的一句妙语中表现得极为透辟，那话是，一幅张挂出来的锦帷绣幕，绮文丽彩，美不胜收，但是思想则不同，密裹深藏，无人能见。另外友谊的这第二种果实，在心智的开展方面，实不限于能从友人那里受益一端（尽管这事也极重要），即使抛开这点不提，一个人通过谈话也能学到不少东西，他得以将其心底里的思想拿出来见见天日阳光，其功效有如在一具磨石上将其着实砥砺琢磨一番，而非此他的智力便总不免会像钝刀一柄，是切割不动东西的。一句话，一个人如果实在无人可与交谈，对着自己的图画雕像倾诉倾诉也比把一腔思绪总是闷在心里要好得多。

为了使友谊的第二果实这一要旨发挥得更为详尽，那更明显同时也是人所共见的另一点，亦即良友的忠告，对此仍有稍加补充之必要。赫拉克里达斯❶的一句晦涩的话讲得好，干燥的光乃是最好的光。显然那种来自于他人的忠告的光，就其干与纯而言，往往要较之来自一个人自己的理解与判断之光要强胜一筹，因为这后一种光总不免会过多地陷溺浸淫于一己之旧日感情习俗。正如那来自一名友人的告诫与来自一个人自己的告诫，其间会存在不小的差异。那来自一名友人的告诫与来自一个奉承者的告诫，这两者间的差异也不会小。其实那最大的奉承者不是别人，而正是一个人他自己；而

❶即Heraclitus（前540？—前475？），希腊哲学家，倡万物轮回说，所言皆以比喻隐语出之，艰晦难解，世称隐晦之哲人，著有《自然论》，已佚。

医治这种自我奉承的最好良药即是一名友人的忠告。说到忠告，历来有两种：一种针对人的行为；一种涉及人的事业。关于这第一种，能使心灵保持健康最好的药剂再莫过于一个友人的忠诚劝诫。将自己的种种不是进行一番严苛剖析有时会是一副过于伤人或太具腐蚀性的药剂。阅读道德书籍则有失沉闷死板。借助于对他人失误之观察以从中汲取教训又往往会与自家的情形不符。所以最好的药方(不论论效验论服用)仍是一个友人的忠诚劝诫。一件可惊的事即是，不少的人(特别是其中的伟人)便只因缺了一名友人去及时提醒一下他们，以致犯下那么多性质严重、荒唐至极的错误，结果不仅名声扫地，而且家业荡尽。这些人，的确如圣雅各所说的那样，有时倒也照照镜子，只是不久便忘记了他自己的一副形容面貌❶。其次说到那第二种，亦即关于事业方面的劝告。这时一个人(而且这事极有可能)也许会产生下面的看法，比如，两只眼睛未必便一定比一只眼睛看得更准；一个旁观者未必便一定比一个当局者看得更清；一个正在发怒而且即将有所动作的人未必便一定比一个这时先停下来直至念上一遍24个字母再作道理的人❷更欠沉着；一支毛瑟枪顶在胸膛边去射击也未必便一定比靠在支架上去打出更不稳当；等等等等，乃至诸如此类的高傲如意想法；于是认为，许多事情又何需

❶引语见《新约·雅各书》第1章23—24节。

❷一种缓和怒气、稳定神经的做法。

他人，只要有了自己，一切也就全都够了。但尽管如此，那来自其友人的一句忠告到底会使一个人在事业上减少错误。有的人倒也是肯听人劝的，但他却只想零星采纳，于是在这件事上问问这位，在那件事上问问那位；当然这也未尝不可（也即是说，总比谁都不去请教要好），只是这样做难免会陷入两种危险。其一是，你的那忠谏未必会来得那么忠诚；原因是，人的建议，除非是来自一名忠心耿耿的友人，少有不因那建议者的个人目的而受到几分改样乃至歪曲的。另一危险则是，那所提出的建议，尽管动机纯正，总不免会带有几分危害或不够安全，而且其间捉弄与善意的成分可能兼而有之；这情形也有如得病求医那样，你延请的医生在治疗你所声称的病状上确实非常在行，但对你的一般身体状况却并不了解；其结果，本来一两服简单的剂量即能药到病除的微恙，却被他弄得一塌糊涂，平添出新的病来；亦即所谓的，病治好了，人也死了。但是一名熟悉你的友人却会当心，不致在促进你的事业之时，使你陷入新的麻烦。因此之故，征求意见不宜过于零星分散，否则只会使你愈听愈乱，走入迷途，而并不能帮助你拿定主意，把好方向。

友谊的这两种果实叙过之后，它的最后一种这里即将说说，而这种果实，颇有类石榴的情形，其中的颗粒极多。我此话的意思是要说，它会在不止一个方面或场合成为一个人行动之臂助或代理。为了更形象生动地展示出友谊的多方面的

功能，最好的办法即是首先查询一下世界上到底有多少事情一个人他自己处理不了；而这样他才能更好地懂得，古人的那句话语，亦即友人是另一个自己，也还说得不够分量。原因是一个友人的作用比他自己要大得多。人生几何，而事务殊多，但往往在这许多最令他放心不下的事务完成之前，比如某一子嗣之继承、某一工程之竣事，等等，他已撒手而去。但如果这个人有一名友人能忠于其事，那他便尽可完全放心他这未竟之业仍会有人赓续。这样他的性命便不仅是一条，而是两条。再比如人的躯体只有一具，因而不可能同时而无所不在，但是如果有了友人，生活之门便会对他处处开放，而且不愁无人替他办理。所有他不能分身去办的事都可请其友人代劳。再比如世上又有多少事一个人难以拉下脸来毫不在意地去说去办？一个人只要稍顾颜面，许多优点长处他自己是不便去讲的，更不必说去自唱赞歌；另外也必有许多事自己不好去向人乞怜求情，类似的事还有许多。但这些话放在一名友人的口里便会十分体面自然，而出诸己口只会令人汗颜。再比如，一个人必然会有种种身份，许多关系，但却一件也摆脱不得。一个人对他的儿子讲话时必得不失父亲身份；对妻子讲话时不失丈夫身份；对仇人讲话时必须不失荣誉。但一名友人讲起话来却往往可以据实而言，并无太多的身份顾忌。诸如此类，确实举不胜举。好在我已提出了一般原则，即凡遇自己不能胜任的事尽可委之于一名友人去做；不过他